

他平生第一次如此接近看到了这位伟人，是在天安门广场上，在故宫与前门的中线，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，用密集的钢筋水泥浇注据说可以防氢弹和九级地震刚落成的陵墓里。那水晶棺里，毛的头颅确实很大，显然也肿胀了，虽浓妆涂抹还是看得出来。他在五公尺外，排在队列里，经过的时间只能两至三秒钟，心中的话尚来不及形成。

他觉得有点话要对老人家说，当然不对水晶棺里作为人民领袖的尸体，而对那个只套件浴衣的毛，至于是同哪位女友刚从床上起来，或是从游泳池里出来，这并不重要，一个如此伟大的领袖有诸多女友，也无可厚非。他只是想同脱下统帅的军装，除去领袖面具的这位老人家说：您作为一个人活得够充分了，而且不能不说极有个性，可说真是个超人，您主宰中国成功了，幽灵至今仍然笼罩十多亿中国人，影响之大甚至遍及世界，这也不必否认。您可以随意扼杀人，这就是他要说的，但不可以要一个人非说您的话不可，这就是他想要告诉毛的。

他还想说，历史可以淡忘，而他当时不得不说毛规定的话，因此，他对毛的这种个人的憎恶却无法消除。之后，他对自己说，只要毛还作为领袖、帝王、上帝供奉的时候，那国家他再也不会回去。他逐渐明确的是：一个人的内心是不可以由另一个人征服的，除非这人自己认可。

他最终要说的是，可以扼杀一个人，但一个人那怕再脆弱，可人的尊严不可以扼杀，人所以为人，就有这么点自尊不可以泯灭。人尽管活得像条虫，但是否知道虫也有虫的尊严，虫在踩死、捻死之前装死、挣扎、逃窜以求自救，而虫之为虫的尊严却踩不死。杀人如草芥，可曾见过草芥在刀下求饶的？人不如草芥，可他要证明的是人除了性命还有尊严。如果无法维护做人的尊严，要不被杀又不自杀，倘若还不肯死掉，便只有逃亡。尊严是对于存在的意识，这便是脆弱的个人力量所在，要存在的意识泯灭了，这存在也形同死亡。

算了吧，这些屁话，但他正是为这些屁话而支撑下来。如今，他终于能公然对毛说出这话的时候，老人家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，这话他也只能对毛的鬼魂或是阴影说说罢了。

毛穿的一身浴衣，就算是从游泳池里出来的吧，个子很高，肚皮肥大，声音挺尖，有点像女声，湖南口音重，但面容慈祥，如同天安门城头那永不改变的巨幅油画像上那样，看上去是个很和蔼的人。喜欢抽烟，一支接一支，牙都抽黑了，抽的是特制的猫牌香烟，香味扑鼻。毛爱好味道浓厚的食物，比如辣椒和肥肉，这一点他医生的回忆录总不至于胡编。

“朋友，”毛说。毛有时对人称朋友而不叫同志，也有许多年纪轻轻的女友，他当然不在此列。男人够得上毛也称作朋友的，国人中有林彪，后来说是外逃坠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，党的文件破例公布了飞机残骸的照片；外国人则有尼克松，毛同他侃侃而谈，一谈就三个小时，那时候都快八十的人还谈笑生风，尽管靠打的针药支撑，可连基辛格这样聪明的犹太人

都很钦佩，虽然说不上崇拜会。

毛说朋友，肯定不是对他而言，可他还是止不住上前，想问的是：

您老是不是真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，那理想国？还是用来作个幌子？（这问题问得不免天真，也因为还在当时，之后他是不会再问了。）

“全世界一百多个党，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”，毛这话是文革初期给夫人江青的信中说的，那信显然也是写给全党的，未必是夫妻间的私房话，后来党居然作为清除当了寡妇的毛夫人一大根据，向全民公布了。

他当时宁愿想，毛既这么说大抵还是信的，那么，老人家要缔造的就是这样一个地上的天国？如果不算地狱的话，这也是他当时想问的。

“一个初级阶段，”毛说。

那么您这高级阶段什么时候能到来呢？他恭恭敬敬请教。

“七、八年又来一次，”毛在给夫人的信中就这样写道。”这次文化大革命，就是一个认真的演习。”老人家接上一支烟，停了一下，又写道，“而且在七、八年以后，还要有一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。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。”写完，笑了，露出一口黑牙。据毛的医生的回忆录中透露，一天三包，而且从不用牙刷刷牙，毛晚年接见外国来宾的新闻影片中也相当明显。

老人家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！把国人和世界上许多人都骗了，这也是他想说的话。

毛皱下眉头。

他连忙说，您的敌人都败在您手下，您这一生可是百战百胜。

“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。那也没什么要紧，物质不灭，不过粉碎吧了。”党公布毛的那封已不算机密的家信中就这么写道。

粉碎的不过是您太太，您老人家依然无恙，人们照样去您的纪念堂瞻仰您，这就是您伟大无可否认的证明，他对毛的鬼魂或是阴影说。

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。”

你老早年就写诗，还不能不说是一大文体家，霸气可是空前绝后，把国中的文人都灭了，这又是您伟大之处。他说他还能弄点文墨也是得等老人家过世之后。

“在我身上有些虎气，是为主，也有些猴气，是为次。”

他说他最多也只是一丁点猴气。

老人家露出一丝笑意，像捏死条虫，把还剩多半截的烟捺灭了，那意思是要休息去了。

毛躺在水晶棺里，盖的好像是党旗，他记不清了，总之党领导国家，毛又领导党，那国旗也大可不必盖了。在长长队列中，经过毛遗体前，当时他心中大致有这么些还没这样形成的话。可他没有多停留一步，走过时甚至都没敢回头再看一眼，生怕背后的人察觉他眼神中的异常。

如今你从容写来，想对这主宰亿万人的帝王说的是，你因为渺小，心中的帝王便只能主宰一个人，那便是你自己。你如今终于公然把这话说出，也就从毛的阴影里走出来了，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你生不逢时，赶上毛统治的时代，而你生当其时，也由不得你，这所

谓的命运。